



方孟旋先生評選郵筒類雋卷十

蘭陵

毛應翔

鳳卿甫

詮釋

歙縣

汪應鳳

威卿甫

品定

金陵

楊應春

元孺甫

批閱

携李

徐霖徵

子旭甫

叅訂

武進

毛元亨

爾乾甫

論次

北畿

○○與陶石簣

袁宏道

四月不得一字，懸念殊甚。數日前陪祀昭陵，飽

看西北山色歸來與伯修判斷聲價略定大約諸陵山勢飛動纖秀逼人雖無黃墻碧瓦其山自佳西山若無諸大梵刹便頑然一岡矣碧雲水味絕佳作寺者不爲芳塘澗澗而砌小渠從屋溜下過水之不幸抑至於此可恨也香山山色軒楹比碧雲殊勝望湖亭不作於龍潭而作於裂帛湖上此尤無識之甚龍潭水光千頃荷香十里長堤迂曲廻環垂楊夾道大有江南風景情無亭榭可布几筵耳近復得遍觀西苑花木禽鳥及兔兒山等處尤爲奇絕

評 自出意匠評隲岡巒可謂覽勝之陽秋

○○與王百穀

歐大任

燕市之景

僕昔悲歌燕市時從吳下擊筑飲也此時囊無斗粟杖無百錢顧朝夕遊從甚驩自謂此樂可常足下銜恤南歸祖送盧溝風蕭水寒誰知真如荆高易水之別耶頃咨牒廣陵又時時從三吳諸少年問足下消息知且北上豫勅家人釀黍將遮留一醉道左友人北來云百穀纓曼胡

佩蒯緱。擁吳姬。竟趨燕矣。驚咤累日。足下其非人哉。渡江過真州。問郵亭。不知廣陵有歐生耶。謂竹西歌吹。不如薊北風雲耶。然擊筑舊侶可念也。審已入館金馬門下。視江淮文章小吏。益遠矣。敬托范祠部。以此問訊。悲歌慷慨。今復如何。篇篇願寄我。當耳熱時。作粵聲謳之。萬籟俱發。必能飛蕪城之雪。澡曲江之濤。以報足下。

評 道故惜別何減三疊陽關

註 擊筑

高漸離擊筑燕市

荆竹西歌吹

揚州府城東北

杜牧詩誰知竹西路歌吹是揚州

粵蕪城

即古邗溝城吳王濞故都

燕京之寒

○答王百穀

袁宏道

一窮廣文騎高骨馬兀兀東華道。上有何情致。而芬王先生口齒耶。殘冬至春。燕地特寒。處溫室中。如蝟入殼。強出拜客。鬚眉皆冰。手足僵冷。掖而入門。妻兒大笑。以為琉璃光如來出世。一室之內。墮指裂膚。諍語謾罵。不肖若不聞也者。方且揮毫命楮。恣意著述。每一篇成。跳躍大呼。若狂若顛。非誠不改其樂。聊以寬啼號之妻子。

也。南有堂前既添竹鶴。此猶第六天中添得寶樹。及伽陵鳥。奈何向鐵圍山人道耶。不肖往在吳。一鶴忽飛來衙齋。丹頂長啄狎之甚馴。及病將歸之前一日。鶴忽長鳴飛去。似有知者。然自今日談及亦幾談虎矣。

評 譚中雅語

北歸之景

○○與馮開之

屠 隆

不佞南矣。道出涿鹿。曠哉黃沙莽莽。天何高乎。鉅野千里。回望宮闕。迥不見故人。此僕銷魂時

也。氣結臨風。不能長語。廿九日隆頓首勤狀無他言。

評 風物凄緊正不在多

南畿

舊京之槩

○○寄黃孟偉

陳 琛

大都金陵舊稱佳麗。登龍盤虎踞。足以發豪。見朱雀烏衣。亦能生感。江風進清。淮月與明。倏然寵辱忘而繫吝去。然則可以養心而陰益其能於政者。豈必專在書哉。謀野而獲理固然也。

評白門烟雨樓臺約畧在目

江左諸勝

○○與莊赤雉同年

王衡

昨者敝廬欵對。不能晷刻。粗陳罌壘。薄選絲竹。了不能自異於悠悠者。以此愧知己矣。屈指吾丈履任。忽復經時。南中山川之雄秀。禮樂之都美。大足以發枚叔之辨。窮班張之辭。于蕩背滌胸。不啻已足。何物二豎能病君子乎。弟今所處已。是乳下小兒。竈下老婢。局面實不能為老親分忙破愁。直是陪忙伴愁耳。常自咲生平好遊。

遊之勝地。最稱白下次。吾郡及陽羨武陵諸山。總角游白下時。遂困佔俾。不能記。今老而歸來。東南半壁諸山。不惟目窘不暇記。亦苦才窘不能記。所謂知者。僅是中年落窳。所歷燕薊諸山耳。其實彼之上駟。不能當此下駟。而弟偏與彼有翰墨緣。豈弟之枯皴拙繪。與黃沙白草。差足相副耶。山靈之嗤我久矣。吾丈胸貯五湖。筆搖十嶽。登高作賦。幸無讓人。弟雖倦遊。猶能臥而讀之。昨有數行附家叔奉訊。江魚如便。幸嗣德。

音。評。排蕩不測。

洞庭之勝

○復方承郁

鄒迪光

野人在草莽。課竹調桑。養魚餵鶴。亦自有種種。無益事。以間為冗。以冷為熱。不免拮据助勤。意念遂不及戶以外。至令白下仙官。不知信耗。兒子抵成均。未及八行寄訊。且令樞承執弟子禮。乃辱長者先施。與之綢繆。而賜以飲食。儼然舊雅。抑何高誼。乃爾又辱使使。筐篚瑤華。離離耀

金庭風景

目。更使人不勝。松茗可謂上駟。虎丘陽羨。便作下乘矣。維時方有洞庭之遊。稽使者兩日。洞庭湖山之勝。冠絕三吳。其間松鬣鼓濤。花茵布錦。鳥弄絃管。水曼金石。逞逞而是。居人果園豆豉。桑林茶丘。緯蕭種樹。采藍賣畚。以為生活。壁塢最深。此時橘綠橙黃。蟹螯漸肥。至不取錢。令人樂而忘返。不佞行且卜築其間。負山枕湖。朝雲夕霞。匡牀一張。濁酒一樽。鑪香一炷。老死於此。吾願足矣。不知得果所願否。相晤無期。臨楮翹

企。

評 明璫霧縠珠履步搖館娃金谷之麗酸
士自應却走

南徐山川

○與龐丹徒

袁宏道

何物拳石如此突兀。第已得縱觀其勝。但尚負
焦山一日債耳。已暮不能入城。明晨當奉謁。環
城皆山也。一樽一榼一奚。惟命。

評 勝情勝具略見一斑

浙江

西湖山水

○與朱司理

袁宏道

住錫山頗悶。將戒舟而撫臺音至。云當候部覆。
以是益悶。遂乃放舟西湖。極意縱觀。六橋感子
瞻之陳迹。西陵嘆綺羅之荒草。鳳林覓鳥窠之
旁枝。孤山夢處士之梅鶴。盤桓數日。宿病為之
頓解。無何而陶周望至。約以是月遍觀。飛來五
雲諸勝。計桃花落後。便可卒事。近又聞黃山之
中。有一異人。甚得無生之旨。益深企慕。將遂杖
策而往。如能因病發藥。療我百劫糾纏之病。不

肖將祝髮而從事，未作方外人矣。任心到此，安得不適？又安可責以人間世哉？南北東西隨緣，即住一破衲頭，安往而不得貧賤者乎？初意欲作一書辭諸上官，既而思之，貧賤之人，姓名不祥，不宜入簡牘。又欲具刺，則不敢手板，則無謂。以此自告免狀，上官如明公者，幾人敢作如此放肆語耶？着屐頗忙，顛狂滿紙，唯怨察。

評山 佻達一往爽氣來撲人眉睫

越東 謠俗

○○與黃白仲

屠六隆

會稽自神禹會萬方，玉帛是用開千秋。靈爽越王拓雄圖，羅刹江上山川名壤甲於越。絕乃竹箭之號，雖崇騷擅之風，未暢謝太傅東山絲管。冠冕江左，人倫之儁。陽秋艷仰，乃其辭藻何寥寥也。王逸少大令，神情朗秀，風華映人。臨池一技，妙絕古今。遂作書家麟鳳，而雕龍之章尚多愧色。即世所傳蘭亭一序，非不楚楚有致。譬之小池流水，野逕疎花，一目一賞，意態都盡。蕭統妙選東西二京，以及魏晉齊梁諸名家，此文乃

擯而不錄。六代以後益罕英流名品。不謂此時。乃有白仲。沃洲宛委之靈氣。蜿壇盤礴。大暢於白仲。白仲眇小文弱六尺男子爾。胸懷磊磊。何多奇也。白仲之才。如泰岱五公。少室三花。青霞上結。丹泉下走。都無塵凡色相。淋漓瑰放。神情並來。僕結髮論交海內。今天下豈不多才。要如白仲獨立環視的然無兩。余觀白仲書法。方之二王法度。未敢便謂相當如何。至其色態。婉秀骨力。勁爽。亦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作者矣。昨承四律送行。揮毫巨幅。詩既宏放。奔逸語語芙蓉。書復瓌璋神奇。滿紙神氣。廣庭披覽。天日爲朗。長風忽來。急取酒浮大白。歡呼欣賞。大叫欲狂。世有才若而夫。而布衣流落四海。無家乎。是使不佞戟手仰罵司命者也。

評 磊砢英多

○與吳敦之

袁宏道

江南山川秀媚不可言。如少女時花。婉弱可愛。楚中非無名山大川。然終是大漢將軍。鹽商婦。

吳越遊

耳自春徂夏遊殆三月由越返吳山行殆二千
餘里山則飛來南屏五雲南北高峰會稽禹穴
青口天目黃山白嶽水則西湖湘湖鑑湖錢塘
江新安江而五泄爲最勝在諸暨縣百里外百
幅。鮫。鮪。自。天。而。挂。洞。則。玉。京。煙。霞。水。樂。呼。猿。之
屬。玉京奇甚。泉則龍井虎跑珍珠之屬。其他不
記名者尚多。友則陶周望公望虞長孺僧孺王
靜虛皆禪友也。然皆禪而詩。汪仲嘉梅季豹潘
景升方子公皆詩友也。然皆詩而雋。就中惟周

望與弟相終始相依三月僧則雲棲戒山湛然
立玉雲棲古佛戒山法主湛然立玉禪伯其他
瑣瑣者固不暇辱紙筆所可喜者過越於亂文
集中識出徐渭殆是我朝第一詩人王李爲之
短氣所可恨者杭州假髻大潤紹興搽粉大多
岳墳無十里朱樓蘭亭一破敗亭子袁中郎趣
高而不飲酒潘景升愛客而囊無一錢其他浪
遊之趣非筆所能描寫。兄見帖自當會之。弟遊
覽詩章近亦成帙其中非驚人語則嗔人語。嗔

人者。爲人所嗔也。昨長洲公已覓去發刻。弟謂天下有大敗興事三。而被國亡家不與焉。山水朋友不相湊。一敗興也。朋友忙相聚不及。二敗興也。遊非其時。或花落山枯。三敗興也。弟茲遊可謂兼之。豈非前報緣哉。

江西

評 形似卓而神鋒太儁。排調欲顛。

西江
覽勝

○○○與李惟寅

史繼志

七月拜教。自差吏來。真如奉清揚。聆咳唾。在白

雲山房也。西江之役。八月仗庇竣事。錢穀俗吏

何足爲門下道者。私計往來所經溪山之勝。應

接之下。得好景頗偏。去年冬觀文殊塔。觀飛瀑。

此時飛雪滿空。千峰俱白。蕭然凌虛之思。如身

在瓊樓玉宇高處也。今秋度九江。過虎溪。三嘯

處。停驂少憩。呼肩輿。百折秋風。直躡三十六峰

之巔。巔有寺曰天池。名之得在泉也。老僧從樹

杪來。邀余宿。予許之。因得縱觀岩壑。如文殊臺。

曉望白雲。下分翻於銀海。佛手岩。顛仙亭。大林

寺籬落叢密。泉聲潺潺。平道直馳。可八九里。種
有栗有茶。有北方薔米。有芋滿畦。緩步忘歸。見
樵人還而還。此境界不知在匡岳頂上遊也。夜
宿上方。片月印池。四天無點雲翳。夜半披衣行
吟中庭。萬籟俱寂。忽聞野鶴警露。唳響秋空。晴
谷應聲。碧落欲墮。令人神遊赤城。左手招顛仙。
右手招匡氏兄弟。飄飄欲御天風而飛去矣。詎
不快哉。復過南康。續開先之遊。上白鹿洞。拜先
聖夫子遺像。沿澗登朋來亭。望五老峰。青入天
際。諸峰壘壘。然環拱若諸孫然。白鹿之勝。茲亭
擅之矣。洞主留之不可。明日乃促舟過彭蠡。作
歸計。道經齊雲山下。齋心禮玄。信宿岩上。雖天
門諸勝。似隔塵寰。終不若廬山之觀之大也。風
塵濡遲一月。抵舍家事人事。雖營營無一好懷。
合眼冥會。萬景恍若依隨。祇自愧無傑句。酬山
靈耳。便中草草。爲門下一道。知門下雅抱在山
水間。讀此當技癢矣。竟不知選勝探幽。此畧語
一二來春。當促席抵掌傾談。向鳳城頭誇之。傲

殺五侯如何相見不遠。離情不序。小詩錄之。扇頭請教。

評 若小李將軍金碧山水界畫莊麗

期晤
索詩

○○報吳明卿

宗 臣

所往訊尺書足下已讀之否。僕今遂為閩吏矣。所不能拂衣者不分足下獨擅匡廬亦欲登武夷之顛。庶其有餐霞茹芝者乎。則吾將脫屣而從焉。為裝將發任司李携足下書來。開函讀知。足下果坐五老家日騎白鹿走也。既而諸篇雄

渾悲壯當與廬山爭高已。又會宋柱史大稱足下吏隱雅度不為此官所苦。足下豈僕所稱東方先生哉。僕已放舟東下。秋末渡江。若越氛未靖。則當徑赴九江。與足下踐烹鹿之約。足下須豫作武夷之歌以待我。不然我當驅五老而南。令足下落寞無主也。此行得足下高篇復得子與屬吏之差。足快意。舟次數語托劉武庫轉致。握手有期。願言自愛。

評 霞襪雲裳飄飄羽化

約借
赴閩

福建

註 五老 五老峰廬山李白嘗築室其下在南康府 白鹿 白鹿洞書院唐李勃與兄涉隱此洞中嘗養一白鹿故名書院初自南唐

○○報子與

宗臣

郵使歸。凡再題尺疏往報。重之片詞。書來乃責我疎違。豈使者俱化爲殷生耶。毋怪足下怨苦也。僕昨移書武夷君。日遣白雲候我。當事者重違其意。乃出僕參議閩藩。明月南呼。黃鶴來問。恐山中之環珮珊珊矣。朝覩朝牒。足下乃又出

守汀州。豈亦武夷君意哉。名山久埋沒。羣公句中。萬戶精靈待我。二子足下。八月遲我。茗雪之上。登天日。泛西湖。然後聯舸而進。豈不可也。李王絕無消息。明卿時有書來。乃得高臥白鹿。奇矣。僕已勒馬待發。口授數字往報。握手有期。不盡覲縷。

評 鶴淚清秋音響悽絕

○與戚都督

汪道昆

言無不納。公其善用言哉。假令用公之言者如

閩海
戰功

之百粵不足平也。司馬上仙遊功狀。金幣復出南方。公身經大戰者三。卻島夷萬眾。觀平海之役。其難倍之。今茲議功。曾不能以什一。較之淮浙之賞。不啻徑庭。亦知司馬非薄公。蓋原望公於方來也。不佞因人成事。猥蒙不貲。有覲多矣。當公與不佞急趨興化。夜望仙遊。白氣亘天。未遑枕戈。徒跣相語。此何時也。五旬有六日。仙遊始得解圍。使在北邊。羽檄日至。卽上無所督過。論者四面起矣。凡此莫非主德。敢望賞耶。

備在同心。遂覲縷至此。不具論。

評 腹裁手畫。與戲論。夔別。

註 仙遊 閩縣 興化 閩府 平海 閩海

○與王百穀

王世懋

疏閩

足下昔為荆溪疏。不佞實以弗嫻之辭。弁今入閩。效顰為小疏。亦願徼惠於足下。不佞向倚疏傳序。今疏乃待序。而傳耳。足下幸不恡者。倚馬立辨耳。家信來。卽置報函中。旦夕望之。談稅不能勝前人。亦不欲勦而蹈之。故寥寥乃爾。并奉

足下為咲。生平酷慕生荔枝。遂不憚捧檄。不意量移見羈。當由此緣未畢。入朱明。飽啖千顆。便騎驢一訪。武夷君去矣。為陳玉叔作荔枝考。小序是意。與所寄語。足下見之。定不為蔡伯華左袒也。向蒙托馬參軍子實。無從知。乃其弟已列上足矣。他所命陳司理王廣文。俱幸不辱。附聞不備。

湖廣 評 情流尺素韻落剡藤

材今楚

與王行父

汪道昆

當代楚材滋盛。臨臯下雉先鳴。足下代興得父師而速肖。舉世沾沾。拾瀋獨餐。沆瀣而引。清冷直將吞七澤。漱三湘。卽岷嶓難為源。滄溟難為委矣。頃自弇州卽世。天喪斯文。獨楚師出。郢鄂之間。分左右廣。其右卽太史楨也。足下以輕車進驂。兩服而連衡。寧詎楚之良乎。陳其參則皆天下士也。從郝生受尺一空谷。得楚然之音。其義愈高。其辭愈下。其所養可知矣。聞下雉出吊。

弇州於時僕亦將發屬弱弟病甚竟未成行玉
叔欲修禊金陵業已無及聞張助甫且至僕請
更九日為期時當賓興足下能待吾黨否屬稿
已畢授梓計先秋可訖工儻然幸觀白門願以
為贄顧衰門敝帚將不免見笑於大方家西面
喁喁尚胥嗣布。

評 藻雅溫麗且傷逞獎來句有餘情

註 臨臯 王廷陳 下雉 吳國倫 郢 承天府 鄂 黃州府

古楚 ○○○答瞿甲

歐大任

夫楚之多才若伍員申包胥鬪穀於菟谷永孟
宗黃香蔣琬龐德公司馬徽之行業屈原宋玉
庾信杜預孟浩然杜甫之文章炳於往牒矣今
之楚行業文章視昔獨盛不謂身親遘見如足
下也往不佞過五祖六祖道場踟躕四顧白雲
幽草尚不足當其勝思憑軾一觀玄岳南衡洞
庭雲夢知必有瞿氏父子矣今足下當童州之
年負穎異之質學探千古氣雄萬天視傳記所
載楚之行業文章將超乘上之不佞當吾世而

得足下。一何幸耶。辱書疊疊數千言。謂不佞俶儻精進。浮芬華。湛道德。自天授之。與千載比跡。相應勃勃英氣。直相長雄一世。為秣苑魁。所以開不朽者千載矣。嗟嗟不佞。粵南儻然老夫。稍免箕踞推結之習。躬際明盛。不能建德樹業。謬持寸管。從作者瞠然在後。奚足當推獎至意。每覽論足下論著。下筆纒纒千萬言。計畫天下大事。國是休戚。萬姓安危。錢穀盈歉。士卒堅脆。河漕邊疆之安定與否。若燭照龜卜。又若提諸

王侯之兵。決勝垓下。無不以一當百。而旗幟精明。部伍整暇也。持此勒鴻燹。鼎汗竹春秋。當無難。豈僅僅垂空文自見哉。異日者海內操觚之士。曰楚有瞿生。奚但洛陽年少也。行業文章。一旦出楚前。諸聞人。右古孤鶻之歌。曰。旣彼鳴鶻。在巖山之唵。足下休矣。勉旃自愛。

結得古
逸令人
傍徨追
賞

評 獎與後來之儁。其言不超如蘭瞿君甲。十三歲北走燕。上書當道。訟父睿。夫寃名動京師。屠長卿諸先輩。各有贈篇。惜乎弱冠舉

鄉書而物設天假之年臨臯下雉可鴈行也

楚山

○○答張少岳

許宗魯

辭潭以來數辱足下知感不遺銘題衷府而已。僕自五月去衡入鄖歷永達靖經沅畧辰日者抵武矣此行出沒山澗朋羣鹿豕採方言之末錄考夏書之遺簡耳聞筆記庶有補於稗官上吊三閭訪次山望舜陵仰濂溪尋子厚之舊蹟觀伏波之偉烈亦非徒耳若夫用夏變夷興行作才槩未之能也。因復下問不覺冗長會典舊

編真為草創乃者重修諸作者載筆遠法周官近參唐典存同以示因疏滯以昭革諸志有成論矣僕職非掌故識昧時宜誠無一得以副高明芻蕘之問三渠久無音洞野自完璧也至於玉堂之選別有天人充之如僕所謂他生未卜此生休矣人還適試事迫草草具復。評史才繪事神情並道

四川

治蜀

○與張東沙

張冶

遠承尊翰兼辱厚幣。祇拜豈勝感荷。西蜀地形古稱天險。保釐之任實聖明所簡也。錦城千里。便穆然流化矣。何幸何幸。近日王榮谷公。乃以地方事見累。蓋巡撫者非盡以軍務設也。夫何與總兵戎者並罪。事體亦大舛矣。可歎可歎。初山西虜患大甚。論者因及之。今遂以為例。作備之議。可不慎哉。然檠谷亦恢廓手也。蜀士且不滿之。其俗可駭。惟公老成。縝密所歷皆有遺愛。則蜀當感化于德教中矣。昔張詠治蜀。曰吾以齊魯待蜀人。則蜀人亦以齊魯自待其身。千載之下。流光相映。稱前張後張矣。使去謹此布謝。臨楮馳戀。伏惟尊慈垂鑒。

評 惓惓近道

○○奉明厓翁

徐中行

山娥眉

中行自奉違不復聞清言。日坐煩惱障中。因念此身方涉苦海。其中風雨萬態。罔知津涯。乃若足下法身早登彼岸。中行頃已合掌稱善。歡喜無量。茲復拜手教及。禪偈數首。稱說與張學士

談禪後夜半忽大悟向來公案俱了中行又合
掌稱善歡喜無量一切情愛皆緣生生若悟無
生則衆緣皆散即逆旅異域皆兜率世界况三
峨高出秀甲九州震旦國第一山也足下以清
淨身住安樂土悟日益玄樂日益奇緣日益少
樂日益多染日益遠樂日益新况重之以康樂
之篇章元亮之冲粹太白之高爽右軍之清真
振衣絕頂則五嶽低回揮塵玄關則萬緣盡滅
焉往而非須彌祇園耶承弭節見遲恨不一日

了事奮飛相見緣此郡訟牒如蝟文移又不以
時至中行爲一切衆生解脫乃不能爲自己解
脫又可一嘯也計望後了此段業緣當冷然御
風佇聆警錫也

評 懷名山讚禪脫自是道氣靈襟

註 三峨 眉州城南來自岷山連岡叠障延
袤三百餘里至此突起三峰其二
峰對峙宛若峨 須彌 佛土
園 佛國

山東

〇〇與邢子愿

鄒迪光

齊魯
古蹟

六月杪從趙大叅所得足下書及詩箴佳稿讀之。穆如清風。隨附報章。想不至浮沉也。足下釣東海之魚。耕汶湯之田。時歌泱泱大風。上太山。娑娑秦松。漢栢下。從日觀觀日出。大如金輪。普照震旦。胸期儻葛。發爲詩歌。絕無中原。少陵青蓮而下。差足抵掌。男兒事旣自足樂。亦復何求。不佞偃蹇風塵。不卽棄去。如鳴鳩在籠。虎豹處檻。匪久當裂繩毀索而逃耳。子愿子愿。不佞豈縣而不解爲天戮民者耶。荆溪俞山人便附此爲訊。山人才具鴻碩。腹笥甚富。詩絕不作開元以後語。爲人重義自喜。不侵爲然諾。因趨燕臺。取道聊城。吊魯仲連遺跡。登鮑山。尋鮑叔分金處。而後謁邢先生。足下想已習耳其名。相見知當溢於所常聞也。屬有微疴。潦畧素語。兼不能手書。搔首津漳。可勝顛頰。

評 取古事麗今人亦復泮泮無襞積痕

○ ○ 與黎惟敬

王世貞

念與足下傾蓋招提也。卽分手係之。人生卒卒

自燕
久齊

若此賢弟遂射策為郎。奉使矣。然足下第五之名。竟何減驃騎也。僕輜車所經。漁陽令支上谷。諸邊地。南盡燕。涉趙魏之墟。邢大夫十日轟飲。被髮狂歌。覺太行羣峰黯然矣。青州左滄海右岱宗。山川莽蒼。故是奇地。雖戎莽縱橫。尚不廢吾嘯歌也。足下來歲偕計吏而北。可以其間訪我。有一段人間事。欲與足下商之。公實子比何似。足下為我問其家人以報。每士大夫吏粵者。未嘗不諄諄語公實也。然世情誰解者。悵然悵

然。

評 嶻嶭清出

註 招提寺也

海市

○與王悅之

湯顯祖

王先生於東海之濱。解襪乎。見蜃樓陽燄。當知世間影。都非堅實。更進一機。彼中有海。差勝此中。多山。玉人何似。閉門令尹。十月早寒。當隨鴈而南。雲鳧再北。復是琵琶亭外時也。

評 冷冷乎如御風如飲露

河南

○○荅魏秀才

歐大任

中州境地
本圖豫粉

粵南河北萬里也。曩曾出臨漳之道。經大伾之山。望室壁之間。有異氣焉。知趙魏多才矣。王元美天雄書來。每稱魏生。又寄示贈魏生十二韻。邢臺二趙聞。並鼎立。僕恨未悉覩其人。然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下也。王守夫使者自汝南至。得足下書。并二詩。勤懇殊甚。夫豐山之鍾。應。而鳴。延津之劍。奮波而合。是孰使之然哉。感念

遠情。僕何足以當之。足下連城之壁。照乘之珠也。即不但元美得之。以為奇。僕亦竊沾沾自喜矣。未審何日。獲把袂共賦於太行諸峰。以發千古之抱。聊托歸風。以寄思。握疏麻而投贈。足下其無以粵吟相詫否耶。

評 托寄慨慷序致婉縟

中嶽 ○○○與俞仲蔚

徐中行

曠違兩更歲矣。感念何時可盡。敢枉文旌。為洛下之遊。極知高致。久謝塵俗。第僕與足下。夙有

向平之期。况嵩少勝遊。似不可少。度雅致必承
惠允。卽當具安車奉迓也。元美銜恤海濱。明卿
又移武夷。僕跼踖周南。不勝留滯之嘆。去臘從
嵩少還。值雪霽。宇宙茫茫。若鴻濛一色。獨嵩少
如翠屏環峙。歷代名碣並突兀。蒼穹捫雪讀之。
如過三山。金銀臺發。金簡玉字也。至嵩陽宮。漢
封一栢大百圍。九人接臂方盡。高可五百尺。獨
青青雪中。殊有奇致。及達磨面壁岩。李渤盧鴻
仙隱處。並在雲表。非塵中所有也。倘馭風冷然。
縷面布不盡。

評六翮搏霄三危。吸露無人間烟火氣。

自豫
入雍

○○與邵少文

何白

離析以來。僕僕長路。每撫景有觸。頓轡踟躕。緬
想遠韻。輒脉脉如醉。僕自仲春達晉陵。舍舟就
陸。取道中都。洛陽抵關中。所歷名蹟。往往而在。
第恨與俱者。皆從軍兒。日走百里。趨利促刺不

得休。且驛程輿馬無淹期。徒御告欲。稍一寓目。輒復舍去。安得如雲水僧肩瓢頂笠。超然自如也。大都關洛山川。旁魄雄鬱。殊乏清遠幽靚之致。每憑高眺遠。極目千里。寒日澹野。風沙蔽天。令人悲嘅。黯黯不自怡。頃停車北邙之陽。洛水之涘。想像疇曩。廓帝儀。展皇容。別館離宮。雲興霞鬱。于今委之耕牧。麥漸雉。雉兔蹄而已。既經函谷。虎牢。成臯。潼關。在昔英雄。以智力相角。莫不鷲擊龍驤。狼顧虎據。於今聲銷跡滅。漸盡灰

飛。古塚巍峩。殘陽慘澹。馬童牧兒。猶能以尺箠指合圍戰陳處。已登橋陵。祇謁軒皇葬衣冠地。及眺泰華。尋陳圖南。蛻骨石室。為之仙仙飛動。自愧凡骨。無伯昏瞀人之術。從白帝一採真源。又恨不及携足下驚人語。搔首問青天耳。他如往古英哲。故宅遺墟。或下馬摩挲。斷碣為之欷歔。低徊不忍去。左右之人。就有知余悲慨之深者。偶因郵筒。聊用相聞。他日山窗剪燭。更為抵掌之資耳。足下自愛。言不多及。

三晉遺跡

評 記里司南仍金石其響而傳之雲煙
山西

○○與靳中丞

茅坤

濟上言別來二十年於茲矣。僕既忤執政。以罪廢歸。與漁縉樵斧相沉冥。而公之宦轍所嚮。多秦晉之間。鴻鴈之音。文章之盟。杳乎不相及。而獨有胸中區區綰帶之知。當與公夢思寢食。或相從。而今且衰白矣。曩之顏日以稿。髮日以抽。白而掀髯而吟。顧影而舞。僕既失故我矣。安得不自憐乎。又安得不追思少時所從。彈劔擊筑者之舊。而為之感憤歛歛其間也乎。昌黎云。僕之懸懸於公。知公之懸懸於僕也。誠然誠然。公之才譬之干將莫邪也。嚮嘗以漢馮野王之嫌。逡巡藩使者久之。今且按節臨鎮山西。山西者。西則屬秦隴。北則連朔方。又東北則漁陽。上黨。其地多勁俠。沉鷲嫖姚。跳盪之士。其州毘塞垣。亦頗與虜之斥埃燧燧相紛拏。間按古傳記。世有石畫之勳。爛然竹帛於今不廢焉。公以世名。

郵筒類集卷十

三

才幕府。其間能無上。吊狼譚介子。推趙充國。關羽之輩。而思以功名感奮者乎。僕少嘗奇公之器。沉深而環瑋。當必有蓋世之業。內以鎮國家。外以捍夷虜。而僕於是時。口雖不言。而兩相襟期。益耿耿也。僕從南粵時。間亦稍監尺寸。以奮報當世矣。未幾坐構罷。然而粵之吏民。所祠而尸祝。磨崖而銘者。今猶在也。公倘無忘故人。得無古人躍馬橫槊之感。而思以並馳者乎。嗟乎。霜飛而華落。水落而石出。僕且已矣。茲偶有姻兄弟沈君。從吏幕下。不敢不因南風。特附一書。以致數十年道路綿邈之思。而又不取如世之款問而已也。故輒以生平所悲歌慷慨者。相及如此。然而不盡之言。其所從岫之雲。戍之烟。出沒於公之懷者。殆千百也。外有拙刻二種。請教家。織四端。聊以借室人機杼之勤。爲公輕裘緩帶之需耳。

評 酒酣擊筑。傍若無人。

陝西

○○與薛師顏

沈自邠

長途畏日。行役為勞。以時計之。定當稅駕秦中矣。夫秦百二之國也。表以太華。限以濁河。終南峙其境。渭水流其中。自昔稱險固之區者。必甲秦。若乃岐豐遺化。章臺故迹。咸陽宮闕。漢代陵園。上下數千年。曩所謂瓌瑋奇麗。班生失賦。太史無書。而今鞠為黍禾。蕭然於荒烟蔓草之間者。何可勝道。足下試立馬最高峰。歷覽千里。撫河山之勝槩。感全曩之異時。得無有目亂神馳。往而不能返者耶。邠近閱漢書註云。丙穴出嘉魚。在今漢中。足下抵漢中日。脫得嘉魚。無遽烹之。幸置尺一腹中。寄慰故人耳。

評 典麗

廣東

答聶南陵

江道昆

嶺南
入物

寓內物產瓌奇。宜莫如南海。無論明珠翠羽。珊瑚木難。羅浮牂牁之鉅麗。發為人文。近之六七作者代興。則皆希有之瑞。不佞幸而一覲。燦若

寓目於上方。君侯之宰南陵。相距僅十舍。凡諸
民譽。亦既習聞。茲使得君侯咫尺書。何鉅麗也。
其光照乘。其高倍尋。諸作者難與抗衡。退則避
三舍矣。不佞齒近桑榆。身依草莽。猶然不以爲
惡草。登之蕭艾。而亟相求。疇昔有忘年交。豈君
侯有意於不佞。茲固甚漸於將命矣。長兒就江
都肄業。近報遘疾。阽危。不佞卜季秋四日舟行
臨視之。儻藉寵靈。幸而無恙。則自姑熟歸矣。道
出宇下。瞻拜有期。遠勤授餐。敬謝膳宰。新石刻

四冊附伴槭。幸命存之。

評 深秀雄雋

嶺表
清風

○○答王大蒙中丞

湯顯祖

清風所至。吏民灑然。伯東兄語弟云。兄入嶺歲
省。冗費幾萬餘。公私餽遺亦如之。炎海爲廉泉。
瘴嶺爲冰柱矣。

評 峭絕更雋永

廣西

○○與王侍御

王維楨

今公所按地。卽古桂林象郡之域。其民雜獷。其俗黠悍。不可理。然公至則順習就序矣。今日廣西大事。祇坐征苗用兵耳。然苗非可以旦夕破。一再舉平也。攻之不克。守之不可久。釋之且休。則益其輕。且教之恣。此其中固須秘術神智。若昔良平之爲計。乃殆戡定如願。不然則彼見沒林箐之中。迅如驚電。譎如鬼魅。利刃長戟。將安所用之。近時邊將喜功。俘一虜。獲數級。奏謂得計。嗟乎。此直可明已虜耳。非所以示大創。抑

寇心也。吾崖沉謀大智。能爲國家解千萬襪之難。而輯和其民人。望之侯之。語比監司於鷹隼者。謂其善搏擊也。乃今廣西之政。不專尚搏擊。尤必賴倉桑高手。旣鍼砭之。隨熨劑之。斯批亢帖危之上計也。楨西鄙之人也。好言戎事。然末由見效。衆不謂信。吾崖肯信否。自違別來。每與洞山深念之。以爲吾崖篤中直道。爲尤人之尤。茲使出。必有焯焯在人口者。會使來。遞翰音。慰我中曲。惟慎圖廣益。策勲萬里。嚬嚬。

評 氣韻沈深

雲南

真雲
勝槩

○○與戚南塘總戎

徐中行

不佞從昔者。吾友于鱗。今司馬伯玉習大將軍。悉其智勇勲烈。不佞卽落落寧可以當吾世而失明公乎。久之不佞謁除于鱗入賀。載遊燕市中。而貺命遠辱。則猶不佞之願結驪於明公也。平生幸甚。無何浮湘涉滇。去轅門萬里。比涉洱海。渡蘭津。登點蒼山絕頂。南眺銅標。慨馬援開

疆之績。西望大渡。想孔明深入之勞。東瞰昆明。壯博望鑿空之略。北瞻燕然。姑衍則公登壇勒銘處也。不佞益旦夕神揚焉。今夏入閩。而寇警適至。部內雖幸無虞。而濱海千里。不無事矣。設第守公舟師條約。詎至是耶。往歲遼薊之間。迄無寧日。最後強胡款塞。咸懷不測之憂。乃令旃裘震聳。而九邊晏如。則名公屏翰先之也。漢武時樓船下越。驃騎蹂胡。赫赫盛矣。然直各效其長耳。顧安得如公身兼南北之寄。而所至輒效

者乎。二三兄弟往往推重千古。豈虛也哉。不佞才質庸下。髮且種種老矣。學文既已無成。治兵復背所習。方圖以閩事請。而使命重勤。不佞感懌。敢因以請。閩海固明公之賜履在焉。况不佞辱在石交者乎。幸賈餘勇。為授筴焉。則入閩遺老。受賜弘矣。千萬善愛。以副倚重。

評 指畫如聚米揮霍若倒囊

貴州

奉大擴王先生巡撫

王維禎

羅施
始末

乙巳冬十一月禎謁歸踰一年丁未春又入京師前來歸時。上初以翁領節鉞令填撫貴州。而兩洲翁亦在部數見翁言有便附書申訊。無何禎遽歸。含意未伸。今且兩襪念到輒汗悚。若受譴訶。負責收也。適郭僉憲赴貴州道。述夙積。便因致之。或門下有以亮區區也。貴州。漢西南夷也。漢竭力鈍士馬而有之。乃後至馬援而定。蠻俗效貢。比於內地。考馬援定夷故事。在順俗與治。大犯則創。小犯則畧。不與犬馬爭勝。此若

汲寒泉止沸湯。就須臾之效。貽數百載之安。今苗俗橫戈掠境。固彼恒事。至煩請詔命將。騷動連壞之師。恐張虜氣而搖其志。以爲我可患中國。中國備我方逆。苗竊發。直用一將師之力。十日之勞。可以灌兇熄毒。顧湖廣貴州。各接二境之有司。兩伺莫先聞。故至此。門下前在職。方號稱識畧過人。而沉毅廉慈。又足附衆死士。卽滅此。何有顧權分於二省事。牽於內制。卽伏波更起。莫有效也。審時相機。約兩國之師。戮力直前。

以批難而解紛。此惟門下勇裁之耳。今爲中國患者。不在西南在北狄。西南之兵。豫期可收。北狄之憂。歲謀人作。奏功之日。未見夫制狄與苗異。苗叛則不服。服卽不叛。狄乃不然。去來來去。不可要結。不可盟信。言邊事者。紛集如品。卽口以成事實。績鮮覩。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楨安敢論擬之哉。以門下吾師也。有雅知深。炤言之繁穢。勿計。遂載諸紙上。郭僉憲者。固秦人。服官二十年矣。而志不移。用清謹醇信。名鄉評。

多推之。

評 序事發策古律有法

九邊

○○答鄭範溪宮保

馮琦

經邊 以經畧邊事而兼節制。國家命官未嘗有也。有之自閣下始。朝廷掃境而屬之。方且倚為萬里長城。邊事之成敗利鈍。此其一時也。願閣下詳計之。而無與俗同。朝議紛紛。待金城方畧而決耳。丈夫提七鎮之師。制五單于之命。以報

國。故發身且不惜何暇問是非毀譽。今日簡命之隆。異日功烈之盛。史臣執簡以書。一時嗷嗷。了不為損益也。遠承翰札。具悉動定。方事之殷。而猶治書問及故人。既整既暇。亦足以觀矣。率爾占對。臨楮依依。

評 格力大擬議確

遼陽

遼海佳詠

○○○與俞大叅

李攀龍

不佞讀公所遺遼海集者。今且三年矣。每至登

臨大閱諸篇。未嘗不爽然自失也。遼海與醫無閭。越在塞上。而公以守臣開幕府其間。時時治軍吏。張旗鼓。耳目所習。即安得無令神氣悲壯乎。千峰當境出。萬壑入杯平。斯已五言之佳境。至如五路雲霞連海氣。千家砧杵奪邊聲。孤劍長懸萬里心。陰風一望盡胡天。今之作者安得多見此句哉。即漢省春風知視草。庾家明月想登樓。其俊逸亦與韋柳相伯仲。王允寧所論豈或於遼西曲。巡方諸絕句。有指耶若然。固自有縹緲竹枝之響。正無害乎總統之才。龍蛇之德矣。

評 將集中詩點綴如飛花。依草景色殊覺一新

籌遠 荅顧益卿中丞 余 寅

聞前是已具疏遼事。即足下亦謂行且見之。即報卒不果者何哉。或謂前疏似過激。不惟無益。乃事而祇為遼人懼。茲直指形勢披竭。惴誠讀之。使人慷慨流涕。嘗謂遼人有十危而無一安。

有十亾而無一存。然歲歲累創。決命爭首。虜而無悔志。豈嘗命一偏裨提師。與為聲援。豈嘗令度支發所在金粟。濟其乏絕。則大將軍身自為戰。而不顧萬死之明故也。前一人漫不省恤。以遺後一人。後一人又漫不省恤。以遺又一人。至於今日。盡委之足下。固宜足下之廢寢食而計也。增餉開海禁。蓋今日必然之畫。廟堂且深心納之。國家冗費。歲不知凡幾。其如疏指亦毫牛之一毛耳。聞七月間霜大降。登萊兩郡禾稼大

殺。海之至者。知復凡幾。甚矣天之必困遼人也。茲疏行。天固無柰足下何。自今遼土盡毛。桑拓滿於白日。遼之士伍。忽有起色。其大將軍不覺奮起大呼。願為開府死。以固完國家左臂。此語非為足下諛功。知足下此日。果能極慮報主上而已。嗟夫。使兩鎮三關諸公。一如足下。邊事何至廩廩大恐。安知天驕中不唾我中國無人。也。故頌足下大非諛也。

評 氣慨以慷語悲而壯

○○○與戚都護

余寅

前讀侍御公疏。可謂恤念邊民。而不暇顧邊計。且昔曹瞞取漢中。蜀人驚擾。至一日斬訛傳者十數輩。不能定。况東虜大集。部落原非往年止。作鼠竊計。小民蚩蠢。莫必。一旦羣相逃死。此事勢之常。何庸深怪。然侍御固毛舉疆場細事。以爲素稱雄傑者。宜計萬全耳。非有他端也。乃足下近疏不職乞罷。夫以身爲金湯。保固千里。使皇輿永無肩膊之慮。蓋鑒在聖聰久矣。足下而

不職。誰其職者。僕近濫水曹。乃所受盡犒勞諸夷之事。大則俺答。遠則朝鮮。流球諸貢夷。近則朶顏諸衛。不靳金綺袍履。竭內帑應之。客部牒來多長昂名目。乃前偵報入寇。諸酋率又長昂爲鄉導。此何說也。三衛蒙被國家寵私。二百餘年。而狡心不輟。黠氣轉加。足下何以策之力。扼其命。而使之不敢橫也。僕書生職在用恩宣德。意已爾。足下則轉盼風霆轟發。反掌山岳震盪。滅此而後朝食。此謂除膏肓之痼。而垂巍赫之

圖照耀當世。功無與兩。不亦偉乎。快哉。斯語誠
狂率。顧於鏡時衡務。頗臻厥理。無以壽足下。少
陳獻紕物。又贊以斯畫。唯足下俯然裁省。幸甚。
評 却顧許謨。非徒齒牙間得利。

來參具昂各目。八前財辨人。欲前首率。又具昂
采。蘇前衛不。障金。蘇所。賢。殿內。幣。熟之。客。陪。觀
夷之。事。大。限。樹。答。彭。順。臆。輪。流。和。前。貢。夷。並。限
不。鄉。前。其。鄉。答。對。並。盡。水。曹。八。相。受。盡。部。發。前

方孟旋先生評選郵筒類集卷之十一

蘭陵 毛應翔 鳳卿甫 詮釋

盱眙 李邦鉉 士鼎甫 品定

京山 李營室 宗定甫 批閱

蒲田 姚旅 園客甫 參訂

武進 毛元本 爾一甫 論次

時務

議遼餉

○○○續答遼餉

呂純如

遼兵所急在簡練。不在徵調。遼餉所急在綜核。

不在增添此今日頂門一針也十有八萬之新
兵不必取盈五百二十萬之加賦不能咸復此
又今日兵食太較也既議裁省冗員不得濫開
事例既欲一清逋負不得少避怨嫌此又今日
特籌肯綮也惟是權稅一節其名不美其漸當
防二三十年間諸臣碎首殞身禿穎敝舌而爭
之於神廟者何事今何忍自吾輩發其端
耶且令向日之猴冠虎翼飛而食人者從旁竊
笑也先帝之詔墨未乾商賈之歡聲方遍棄
先德則不順拂興情則不祥啓貂璫箕歛之習
心種山海嘯聚之隱禍職雖至愚期期知其不
可所當特爲拈出以塞特議之兌者也

評 遠猷確論出以新裁義膽忠言稟於至
理

○○與劉韓二相公

呂純如

老先生閣下東事去矣遼陽不守廣寧不必能
支萬一虜騎長驅薄城下而根本之地既無可
恃四方勤王之師又無一應者奈何奈何吾輩

防變
衛都

以一顆頭報國。自是致身本壞。乃冲聖何

辜。忍言臣子所不忍言之事。深思先帝憑

几之言。真堪痛哭。為今之計。當特降聖諭

一道。勅都察院。選擇素有才望。實心任事御史

十員。分練京營兵。每員一萬。三日之內。令其刻

期受事。又請閣下上揭。密請聖諭一道。馬

上行與山西陝西山東河南延綏甘肅寧夏等

巡撫。各備入援兵一萬。秣馬裹糧。嚴裝以待。飛

詔。而速修保定巡撫於通州。土馬芻糧。挾以

俱來。不則即行。世廟之法。此救急之着。萬萬

不得不出於此者。太抵今日調兵。不調則已。調

則必令總兵巡撫與俱來。而後無古恡逗遛之

事。至於京城之內。貢夷速行遣發。芻糧暗為搬

運。火藥倍為收買。奸細嚴為盤詰。不俟會議。不

俟部覆。一以新天子赫聲濯靈行事。閣下報

國忠謨。斷斷當出於此。萬一備而不用。杞人願

受妄言之罪。若不備而無可用。莫謂夷簡今日

不言也。事急情迫。語無倫次。伏惟閣下諒之。

宗社幸甚。封疆幸甚。

評 急不擇音忠肝具見

揭辨
張疏

○○○兵部職方司揭

謹揭頃見張存肅回話疏云。職到任之後。因論
遼事。謂薊鎮乃京師門戶。見今各路缺官。幸

攻得無
躲閃處

各舉所知。遂將應元答職。又云。同僚咨訪。私先
告語。夫曰訪曰答。而又指名。上聞是賣友也。

職不敢也。就使有所咨訪。訪遼將之不暇。而暇
問薊是慮患之周也。職不能也。若夫存肅之無

私於應元。薦應元之無損於存肅。原不以職言
為重輕。亦不須代職作轉語也。

評 義正詞嚴又是辯才

註 職方先有疏以實心冷面從堂官之後

誓清從來不潔之源。同司主事張時雍討洪
山口提調劉應元為松柵路遊擊缺後。劉相
公復有李延祚仇震之薦。因旨推詰一併

疏明。故張存肅有回話疏。而職方答之如此
存肅時雍字

揭
撤兵

○○兵部職方司揭

謹揭頃閱邸報。見順天巡撫李老先生疏。參昌平項兵備撤回。援兵三千。內云郎署監司以一手本私相授受。又三司官徑行置部堂於何地等語。所稱郎署司官。蓋指職也。查得本部調昌鎮兵五千。時職在車駕。不與聞及到職方。未幾何而前堂翁有立。賜臣死。并重治督撫之疏。于是乎各鎮調兵之令。始加嚴矣。獨昌兵向以護衛陵寢。積驕積弱。督發倍難。每與同舍議

及。頗謂原不宜調。然已調矣。徒以未得事會。不便獨撤。至五月初間。據昌平道呈稱。先發二千兵。內逼討安家。狂呼大噪。用刀砍傷朱遊擊家人。幾至大變。續又訪得昌兵劉江等。所至搶劫。甚於夷虜。而不宜調之說。乃驗。又有陵寢重地。昌鎮兵向不輕調之。明旨。而不宜調之說。遂行。於是今堂翁奉前旨。具奏將昌鎮未發兵三千。留守重地。又有鑒於前此者。狂噪搶劫之為害不小也。一面具奏。一面令職司先行手

本知會該道速止之。此正部體也。旨下移咨。且次第舉行。何專擅之有。况要調就調。要撤就撤。才見本兵本色。使本兵不議調。誰得而調之。本兵不議撤。又誰得而撤之。期會有緩急。情事有重輕。雖繼此而又復調。又復撤。皆未可知也。於此而謂之兒戲。則各鎮兵調之不前。撤之不止。顧不謂之兒戲乎。且巡撫之威令。但留以施之鎮道可耳。今一則曰司官。再則曰司官。司官者。部堂之司官。稟命而行。司官之手本。卽部堂之檄文矣。使闔外之臣。而皆蔑視之。何以司官爲。又何以本兵爲。至於免調之疏。已上。而三千。忽報啓行。職惡乎知之。報啓行而實未盡行。職惡乎知之。本司移會而該道不行。請詳職。又惡乎知之。君其問諸水濱可也。職於項兵備無半面交。曰利相授受。曰乞得。曰謀得。就中本末。原自明白。遷怒及職。職不敢承。謹揭

評 守道守官凜乎職掌

感時 ○○○ 與徐玄俠先生

方應祥

奉違先生德範二年於此缺焉益請日企履綦之聲。可以遂寫負牆跫然之怒。荏苒南枝。又以老母未思。日於主者。乞急還里。借徑上國。可申所遐遡于函丈之前。積茲嗷愴。未由疏白。先生貽書交知。少所不齒。不類姓名者。管蒯見存。肫媿如此。不類何以自追。情棄之辜哉。讀長公會卷恪調扶搖。決在茲舉。益培垂天九萬之搏。爲日俟之。次君奄忽。憐生意外。獄負千載。志行不及。作世間三十歲人。此世宙之氣薄。吾黨之德

孤消受如此。人不得非直天性。一無解之喪悼已也。夫生則先生造之。期之修短。亦孰非生者鑄之。君子不以倏來倏去之數。疑吾握中風定算子。亦明矣。先生於此。何介介焉。奴兒未必能爲阿骨打持廟議者。必盡輳天下之勝着。奉之憂在誤國者之不正。瘕實結于賣國之奸之內。揚耳自非。聖主赫然怒臨。孰爲先奮其鉞於此輩者。彼思借賣國之奸。以蒙芘誤國之罪者。計必不肯出此矣。孤注之經畧。不能保遼陽不

折入於虜。則宜急商所以守都城之策。今主
上之堅定。孰與世宗肉食而纍纍者。孰爲于
忠肅。又未可權信於目前矣。此凡抱愾於國耻
者。不忍須臾之日也。况已嘗在貴寵之位。而係
望安危之重者也。皇華告竣之節。先生又何容
緩緩焉。不類祥南枝一命。駕言將母。實惟嬾拙
成惟庶。處不競時。適孔棘。豐鎬重寄。樞曹小吏。
與職捍維。非可安其貧仕之地。又老人四載旅
食。不勝歸思。茲得便差。御板輿而旋。茹采食鈞。
駮還老措。大菽水。故吾矣。斗酒隻鷄。一哭次君
墓側。台旌未遂。前發可樞趨函丈。快茲缺益。
請之私。此小子之幸也。非所願於先生也。祥三
世子身。止有一母。從事靡效。時卽孔急。何有一
祥。先生所謂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西京寤嘆之
愾。夫直謂此皇華有不得不竣之役哉。薄將候
棕伏祈崇錄。拜啓影依。

評 銘鑄別有鐫鑪冥冥蒙蒙乃得如此異
采

輔主
匡時

註 阿骨打

金世宗

嘉靖于忠肅

名謙上木難時守都城

方應祥

某百頓敬啓老師臺下。祥夏初見邸報旋拜手
諭知師成真定募兵之行時有小狀附張提督
人致上。不諗徹台覽否。某緣老母年屆八十不
勝歸思。五月間得部差暫還子舍。所居寫僻京
朝息耗宵絕霄壤。吾師近禧既無從申候半歲
以來。大疏建明。亦不可得讀。當此風霆澹蕩日
月回薄之際。耳目自錮如蛙在井底。悶懣可言

天地變化雷洊險習。目以重明。此亦君子激衰
導善。千載之一會已。夫以血氣未定之年。履盛
靡妖華。映心炫目之境。雖天縱睿德。不能無藉
輔養之助。故以策國家有道之靈長。則聖躬之
維護。不可不加意也。以杜宮闈近習之蠱蠹。則
聖學之緝熙。不可不及時也。竊謂總宅之地。必
先注精於持矢。而後可涼心抱柱之泣。補察之
司。必共瀝誠于射石。而後可告成沒羽之功。諸
葛武侯身在戎行。拳拳宮中府中之厯慮。大臣

制勝本計。窵於此。師必有道。以處此矣。夫禦虜
十萬。必須二十萬之兵。養士二十萬。必仰二十
萬之餉。兵家常議。豈能易之。顧二十萬兵。必慎
簡將。二十萬兵之將。二十萬兵之餉。必精講用。
二十萬兵之餉之道。兵之將。非其將。故士如林。
而不與決勝于奴虜。舌如電。而強以爭勝于中
朝。餉之用。非其道。故賦倍益。而士不免於饑之
呼。帑再發。而國不收其飽之效。此其憂豈徒在
於餉。過又可單任之將哉。非其人。而以將誤國
之封疆者。一失於使過。再參于黨驕也。用之非
其道。而以餉不餉。賞不賞。殫百姓之命。辜 聖
主之貺者。昧目多孔。難于檢督。樹恩 明詔
之可以支吾也。夫國所恃以勝敵者。士之死生
也。士之於國。所馮斷死斷生者。刑賞也。人臣之
不可掩者。功罪也。天下萬世。必不可沒者。人心
之是非也。刑賞之行。不覈人臣之功罪。以合於
天下萬世之是非。止以奉供一時之人情與體
面。師中安得有死封疆之臣。百姓之膏脂 聖

主之貺賚安得不席以為質生。這死蔽國市虜之藉。此之厲階。誰實為梗。激衰導善于廟堂之上。日月之照。雷霆之震。并伸於萬里之外。其本計又將安出。師又必有以處此矣。吾師募兵之役。今日徂征之一事也。吉甫文武惟憲而鉞未乘於元戎。諸葛武侯鞠躬盡瘁而命尚需夫三錫。乃當此千載之時。儼然古人補袞之署。斯誠無不可以盡吾言。與行吾道之一會矣。天下固有理事俱窮之世。眾心茫靡所屆。其棟提必擅

于一人而嘿轉必操於一念。泰山之石。膚寸出雲。不終日而雨天下。其力之大而培之以醞之深。鍊之以蓄之久。時而措之。所謂浩然之氣。配義與道塞乎天地者。固不誣耳。非吾師乎。今誰望之。舍親汪生洲便。附申荒候。不類耿耿私懇前狀。悉之。願企德音。不翅蹟者之冀起也。北首燕雲。依馳曷極。別有啓事。伏祈答存。

評 取材於賈吸氣于蘇

○○○復阮圓海

方應祥

弟匆匆治行之際。適承老伯大人軒輶于正資。
糝扉屨。鞅馬猶子北道。敬共老母思歸之永。仁
者亮其不可須臾。鞅馬此中溯洄耿耿。不能百
喙疏矣。紀遊大著。反覆推玩。輶軒之所敷歷。性
情之所慨忼。山川縹緲。人族嶮崎之所映發。所
謂天壤窄途。異境奇趣。豈直巧供使者筆花墨
氣之含吐。文章今故證。曷不朽之騰煬哉。皇華
洗洗。周爰咨詢。以韜宕宇宙之心。洞晰遶幽之
日。載之以魁徼烟域。無不蹈蹋之足跡。其天之
與者。可以河憑荒包。睠裁成輔相之思。其人之
與者。可于乘馬班如。軫經綸之畫。自昔紀遊之
文。弟所嘆頌而神趨者。舜之陟。禹之貢。先師孔
子之魯論。次則太史公之史記之。自序煌煌乎
彈竭萬古之大觀。光昭文苑之曠事。具此矣。使
者於此。將何取焉。東氛靡熄。鎬京之震。不啻于
鄰。誠如台慮。杞人私恤。蓋有進焉。震來虩虩。笑
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七鬯。聖言著蔡。吾輩相
共童而習之。今者震不足使人驚。使人懼。徒啞

以忽忽夢夢。泄泄沓沓者。當號號之境。以几啞
啞之福。恐天將悔其播蕩。老奴此番之無補於
救創。且更有進以窮其技者。以奉我所爲躬鬯
于宗廟社稷間者。不知何道。而坐食有事無得
之佑耳。集之且爲日而告竣役于陛下矣。所日
之周詢用亨于帝。劃然震驚之。則以倏觀七言
之獲者。弟不佞敬踣而竣之。弟南枝一命。駕戎
將母。抑亦自分嬾拙。庶處不兢。時適孔棘。小差
五斗。非復老措大可竊以代其菽水之日。便言
旋非直老母歸。思之未末。將馴以晷還青泉白
石舊時面目耳。勉爾勞賢。安我淪廁。凡百君子。
弟有夙夜尸而祝之。况實荷大庇。如我集者
哉。南都學使者。方當試士。月沙年兄可乘公詣
追隨老伯。凌九年兄去。都不遠。弟亦并以尊旨
致之。只是弟之中懷。無從更借兩兄。分吾不備
耳。老師近祉。惠聞爲快。以時計之。此亦不能夷
猶。燕喜之際矣。杖履之侍。弟敬伺于澌之涘耳。
三年兄善狀如此。真足藉師門宜台兄喜談之。

拙選自唯習業。并上博祭。損惠附謝。

評 如海市蜃樓異氣所結

力陳時弊

○○與史少宰

黃居中

某性耻迂躬。資拙逢世。每以持雍規。急人材。一念見忌同儕。又不欲上下相蒙。自貽猫鼠之譏。故力任勞怨。僅塞竇蹊。幾幸 祖宗作人成法。不至大蠹壞。亦藉以迨于溺職之誅。不謂多執少狗。失當事者歡。加剗刃焉。劣轉投荒。耽耽忝已。且以考功法中之。必引繩批根之。為快也。然

投檄已久。鴻冥之羽已高。何苦以腐鼠相嚇。且為他人脫卸耶。流落白門。進退維谷。兒女啼號。當之泰如悠悠。此心惟慮臣精銷。學問不充。文采不表於後世。苑枯貧富。非所及也。何胤劉歆。彼亦何人。儻與同歸。是所願矣。向得家兄家報云。閣下猶矐念陳人。不遺菅蒯。而自分丘壑。姓名不敢唐突。中涓恐冒浚恒之戒。或蒙棄予之慙。亦冀閣下遙鑒愚衷。不責其嫚也。然心感疇曩之誼。噓植生成。求矢弗諉。終不敢以雲泥

未絕。自生睽隔。敢畧陳其固陋。方今所憂者。奴虜所急者。兵將所需者。財餉而愚獨謂人心險於夷情。內憂棘於外患。上以外韞爲中堅。下以空言爲實政。逞臆者交攻聚訟。逾不信于主心。保祿者憂讒畏譏。祇求調乎衆口。人人各顧身名。各爭體貌。不必其利國家也。事事虛襲。故套虛飾。顏面不必其臻實效也。上若摧言路而言路反借輕以爲重。雖黃恣其舌鋒。上日懲墨吏而墨吏復假公以營私。朘削罄乎膏髓。知者不

必言。言者不必行。任與議互相操。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戰與守兩無策。今之日如養癰。必潰如廓革。必裂如泛漏舟。於怒濤之中。必淪胥以溺。此非大過人之才。不能濟也。如閣下留銓之政。獨立不懼。是所謂棟隆之吉。不撓乎下者。中外信之。天子葵之。想望其爰立久矣。古人云。政將及于今日之政。亦惟是張久弛之弦。嚴綜核於吏治。息久罷之馭。寬休養於民力。流品辨之心術。毋以似溷真精神。束之職業。毋以名眩

實以破格盡異材。用不違其所長。以守職勵中人。器不責其所短。而閣下復以真心任事。以誠心格君。以虚心集益。以大心容物。是非聽之。公評。誹譽置之。度外。必不可以循默為包荒。以依回為惇大。以黑白不分為調停。惜名引嫌。以致一事不可行。一人不可進也。讀閣下會錄論策。業已頽見其端。知大君子登庸。自有有一番作用。迥出尋常。毋庸小夫之饒舌矣。罪廢之人。何敢哆口朝事。而觸時感知。不能忘其杞憂。娶邱不

覺媿媿言之。以備藥囊中洩渤。徒薪蓄艾。此其一時。惟閣下重啣之。宗社幸甚。蒼生幸甚。

評 遷固雄剛。管韓裁練。不當作尺牘觀。

策守
舊京

○○○上南中當道

宋 獻

竊惟遼師喪。劬四海生心。土崩之勢。幾在一朝。無論發婦之恤。血氣所同。即閔稽往牒。流離慘毒之狀。偏于羣生。各有身軀。孰甘斧鋸。各有父母妻子。孰甘傷殘。各有田墓。廬舍孰甘燬棄。承平日久。雖高年長老。亦不及見此狀。故舉世皆

處堂燕雀以爲萬一橫罹多難亦宗社之虞
苟不向千古爭忠義名節何求不得獨不思
祖宗養士幾三百年寧乃有胸無心至此乎况
昔者祿山之變二十四郡望風而潰一百八縣
斷絕人烟宜何如動心矣獻產於宗畿之內京
畿休戚獻實共之故雖不敢以借著之謀遠言
天下事而請畧言留都之大端國家兩都並
建必有深意今留都太平日久民享恬愉之
福士安都雅之習如生長於重閨深閣之中目

然畢

不覩驚濤耳不聞鉦鼓偶一人蓬首闖戶卽震
而鳥獸竄矣遠無論胡馬飲江長驅易到卽崔
符之警棹江駕海俱可旦發夕至甚或不逞之
徒聚十成百徒手而呼亦可橫行朝市往年李
王之事幸先洩撲滅良足寒心朝廷取士之
格太隘草莽間多憤鬱思日用之人人民困公
私膏血已竭富者如洗貧者乞死如此民情使
二三姦宄奮臂疾呼應者蝟集特未逢其會姦
宄不敢發耳今則其鼓掌運腕束體作氣之時

也。遼左每一失事，必有虜戩，喜者吾輩憂之，亦不足敵其喜，況不憂乎？今九重之上，聞喪敗而泄泄者，以有舊京在也。廊廟諸公，聞喪敗而泄泄者，亦以有舊京在也。今舊京果足為根本之地否乎？將以長江為天險耶？此晉齊間事耳。自兀木渡江而江不足險矣。伯顏渡江而江如陸矣。天險不足恃，則惟事堅城強兵。倉廩實，軍資足也。今戶部食糧之軍四萬餘耳，兵部現操之軍二萬餘耳，布置江上惟三四千之浙兵，護

衛府寺，惟一千之標兵，皆市人子。倉廩雖實，臨以大軍，亦計日可盡。三部之庫，合之不過百餘萬。守城之具，百無一備。軍器敝壞，有局無人士，無片鐵，將惟槩甲，銃袍易裂，毒藥絕聞，硝磺缺乏。括公私之積，不足供一日之用。如此情狀，而又擁京師之名，奸雄以首據為勝，盛繁華之飾，窮盜以垂涎生心，處南北之要，為必爭之資，不知何所事而免于危難。尚泄泄如此，可乎？竊觀天下之大勢，北都震搖，則淮以北不可固，南都

震搖則楚越閩浙俱不可固矣。晉宋之得偏安百年者，徒以此一片地耳。今池河一帶為北來之關鑰，南唐之亾由此失也。名有卒三千而行伍多虛，且殘弱不振，可據之險又無重關以為過，則添兵設將築關置堡，此一宜講也。瓜儀為江北之門戶，乃韓擒虎渡師之地，而海門一帶巨盜出入，龍潭一渡直接儀真，宜各置臺戍，一以防渡淮之水兵，一以防渡泗之陸兵，一以防江海之颯發，此二宜講也。安慶太平據都之上

流宸濠攻安慶不破，故不得直抵舊京。今其城不堅而兵無可恃，太平乃高皇帝開基守郡

城高不能勝中人之垣，六合密邇京師，而且

聚糶之地，有糧足援縣尚無城，豈能免添設增

築，則三宜講也。東壩為古來通吳越之路，國

初糧運尚從其道，吳越盜發陸必不迂，由丹陽

水必不險，由京口自當取道於此，創堡設兵以

防其決，此四宜講也。京城大廣而定淮金川儀

鳳神策諸門宛如山林，白日寇匿亦無人覺，居

民稀少盡驅老弱不足乘城故靖難之師從此而入。不如自鐘鼓樓一帶至清涼山後止。築城一道。勢既直捷。守力簡省。中外相向。便爲夾城。寇入外城。前後受敵。則五宜講也。六朝屢有城下之師。而不至覆滅。以城不統一。雖尅一城。尚有數城之守。如烏林。如新江。如臺城。如清溪。彼此相援。故也。今苟破一墻。便曠然百里。不如於下關上河等處。多立城堡。分處營軍。無四散之虞。有外援之恃。此六宜講也。而最要者在察

南京之大勢。名曰百二十里。實亦九十六里矣。準兵法而言。非有百萬之衆。不足以守。然非有數十萬之衆。亦不足以圍。故愚度都城不可圍。亦不必圍。雖有數十萬之衆。而城高地深。形勢阨險。故曰不可圍。然空疎漫衍。多隙易乘。故曰不必圍。既不可圍。又不必圍。則必須禦于城之外。禦于城之外。非數萬之精。真不可故。祖宗朝有六營四十八衛。十餘萬額卒之設也。兵之精。非必豐偉而多力也。在壯其膽耳。求于瞻。則

人人可練不必舍現在之軍兵而別募也。然從軍久則玩愒之習入於骨髓而且生長都下慣於巧猾玩愒者猶可振而巧猾者必不肯死故須卽其中揀爲三等減中下之糧以益上而且月試而再別之終不可用者則革而別募易以本戶之餘丁本戶不堪則及他戶庶施爲有次衆必不譁賞在罰前樂而不怨以軍補軍無所執辭南中民一而軍九豈遂無二萬餘堪用之衆乎。則進而補足食糧四萬餘之數豈遂不足乎。而別募敢死以益水陸兩營浙兵初設名曰振武不止萬餘今兩營之額亦尚六千特不足耳。益之爲二萬而人人當百則可以禦門戶矣。標兵之設始於孫大司馬抽餘丁而爲之卽愚簡軍於軍之意也。廣之爲萬而再募民兵萬人分爲左右二營屯于街衢之間則可以固腹心矣。合其所增不過三萬三千而實得八萬餘之士較現前而增五萬五千矣。昔汴京有兵二十萬而尚不守南宋有親兵十餘萬又增三四十

人人可練不必舍現在之軍兵而別募也。然從軍久則玩愒之習入於骨髓而且生長都下慣於巧猾玩愒者猶可振而巧猾者必不肯死故須卽其中揀爲三等減中下之糧以益上而且月試而再別之終不可用者則革而別募易以本戶之餘丁本戶不堪則及他戶庶施爲有次衆必不譁賞在罰前樂而不怨以軍補軍無所執辭南中民一而軍九豈遂無二萬餘堪用之衆乎則進而補足食糧四萬餘之數豈遂不足乎而別募敢死以益水陸兩營浙兵初設名曰振武不止萬餘今兩營之額亦尚六千特不足耳益之爲二萬而人人當百則可以禦門戶矣標兵之設始於孫大司馬抽餘丁而爲之卽愚簡軍於軍之意也廣之爲萬而再募民兵萬人分爲左右二營屯于街衢之間則可以固腹心矣合其所增不過三萬三千而實得八萬餘之士較現前而增五萬五千矣昔汴京有兵二十萬而尚不守南宋有親兵十餘萬又增三四十

萬屯江外。而始成偏安。今八萬之數。尚不及祖宗之額。豈爲多耶。三萬三千人。歲費不過四十萬。歲歲辦之。似爲不支。然肯清屯糧。則以額設之糧。養額設之軍。易如反掌。今事急無暇。則暫辦官府三部各郡。俱可通融。警借遼餉。亦須湊發。何如以所有自衛。乎有兵無器。以卒予敵。南中軍器。天下之藪。良工巧匠。天下所聞。廢弛敝壞。沿于近日。先朝遺制。在局可做。特須一精心清望之司官督之。工部盡捐他務。以濟其

資。何患不精。火器之法。人久不習。故傳其方者。亦不知其用。况尚有秘方。世鮮其傳。以頑鐵爲銳。以不捶鍊之硝磺爲藥。焉得不裂。苟肯講求。亦不乏人。置硝買磺。不過萬金。而其用不竭。秘方毒藥。亦不費財。但費心耳。何至袖手不談。以身委螫也。至于沿江一帶。祖宗立法甚密。旣設文武之操。江又設上下之巡。江置兵列艦。兵具火器。皆有條理。但兵有名而無實。實在之兵。又十無二三。在船。船缺十之六七。終不聞補兵。

器敝鈍。火藥銷亡。惟有一鉦一銃。以迎送上官。故昨沙盜四百。揚帆出海。而莫敢誰何。今不必添一兵。增一船。益一兵器。但核冊籍。補所應有。巡江有他務。別委小司馬數員。于九江安慶太平儀真海門諸處。畫地而守。創立衙宇。于所駐之地。俾便于稽核。各有分地。難相推諉。如此則外護既固。內守益堅矣。以上諸事。俱易處辦。但募兵築城二節。尚費講求。今遼薊之間。募而莫至。東南之民。未知利害。且迫饑寒。苟加存恤。應

者必衆。苟肯破格。豪傑亦來。頃補兵非有三金。雖如格而不收。饑寒既難卒辦。武健又不甘心。故所收者皆孱弱不堪。卽前日部堂面試之。勇敢已潛易以病懦之夫。今獎習已甚。遠近聞風。仍以官募。必無來應。必須博咨廣訪。精選豪傑。人令各舉所知十餘人。當事所選。募完之日。卽可任爲偏裨。所舉之人。卽可任爲把總。而復令把總舉哨官。哨官舉隊長。隊長舉兵。苟所舉不如格。卽連坐擯斥。有以賄聞者。必寘之重典。則

何患武健之不集。而豪傑之不來也。但右文之
餘。武弁體面太卑。胥役凌侮。又過于上官。進見
歲時。冗費既多。奔走期會。坐以靡日。今必須一
掃積習。以振其氣。而收其心。加之以禮。則勝于
恩結。上清其弊。則易于責廉。如此。則現在之介
弁亦多思自奮矣。浦口一城。累年築舍。一旦舉
行。巋然重鎮。今橫築之城。工不費於浦口。磚石
諸料。何患難辦。限人分工。一如浦城之法。則計
日可成。何患不速。但京城關係甚大。不可惜料。

則磚石不可以浦城為準。築城之法。無過多立
戰臺。有戰臺。則敵三面受敵。不知始築大城。何
以計不及此。至於築堡。北方有式。可稽。小而易
辦。京城費多。六合城大。稍借力於民。亦未爲不
可也。今當事壯猷宏識。遠出尋常。何俟書生末
議。但一瓢百輿。弦轍難易。愚以無一人專任。則
其責不萃。無衆人同心。則其功難奏。事已如此。
必難覲免。愚之言。雖似迂濶。儻數年之內。不幸
竊中。則終爲噬臍之悔矣。言之。雖似張皇。然俱

補所應有。不過奉行職業。且奸宄之心已啓。而我猶言鎮靜。徒爲自愚。說者或難于力詘舉羸。然今日都城之勢。公私所有。孰非奸宄之外府。以奸宄之外府爲禦。奸宄之具。顧不便耶。天下無不可爲之事。特有不可爲之人。今幸一時當道名公。名實素著。則有其人矣。天下有可爲之人。特無可爲之時。今既非寧謐而難措手。亦非決裂而難收拾。尚有其時矣。有其人。有其時。而側耳歲餘。不聞舉動。今奴酋兇逞。外搖內扇。禍

作以時而獻。久荷鈞陶。訟言何諱。乞賜採擇。速見施行。則宗社幸甚。江左生靈幸甚。

評 有本之論。未然之防。卽良平借筮。晁賈操觚。何以易此。噫。自東事起。而賢良文學人。人扼腕而談兵。然其效可觀矣。

策守 燕京

○○○與唐存憶侍御 茅元儀

去歲病不及抵輦。下遂久違。明公。今天下事一且至此矣。元儀明公鄉里之後進也。不宜有所僭言於左右。然察明公之見知。不特以爲鄉里

後進也。三世八十年。叨國之眷。分宜效死。死無所避。豈復避於知己之前乎。今之患在遼左。然元儀上占天下。占人秋冬之際。無遼可憂也。卽欲憂遼。舉朝已有所推轂矣。然已破而後用。彼難任其咎用。而掣其肘。人當尸其責。願二三大老。無以孤注棄彼。而明公以萬鈞之絡。絡二三大老耳。彼疏中身家一言可念也。其他迂濶之見。有三端。明公試垂聽之。一曰守城之具。今京營之卒十萬。雖以明公之巡視。潛易其老弱。然

積弛之後。而前後之命將如此。其勝戰與否。不能逃明公之知也。然戰則不足。守則有餘。此二語者。昔人以語遼左。則謬。而今日以言京城。則未爲非也。特無城守之具耳。承平久。將帥不知兵。以爲城守者。持弓矢。擺雉堞耳。嗟乎。此何異兒戲也。其法亦不難。布在方策。特俟圍城而後辦。則不及矣。明公試留心計之。元儀能爲明公言之。辦之。惜此牘中不能悉之耳。昔金人圍汴。有設重樓以禦對樓。架衝木以破雲梯者。猶不

能守今之京師。有其人否。明公即不信。試觀今之遼陽。即宋之太原也。金攻太原。有置虛柵以禦炮。通大韃以禦鴉車者。今有其人否。即可以驗京師也。志云三里之城。萬家守之足矣。一家三男子。則三萬人也。以人口計之。則老幼五萬人。供運其下。今之京城小。止能當汴京三之一。小則易為守。大約壯丁四十萬。老幼六十萬可矣。而以選鋒為遊兵。以營卒司銃砲。守具苟足。糧草自可支。虜敢頻兵三月。天下勤王之師至矣。慎母如開原自棄而逃也。一日特練之師。今之營軍。斷不可以教戰。而邊軍尚不足以自守。况又加之以抽調乎。今不如特設一帥。合招五六萬人。頃四司官。擢命而出。各招兵五千。可益之為萬。而令主將自開幕府。招致四方之健決。以及三輔之子弟。使之自為教練。于昌薊之間。而萬弗即使之出關。以出關則不暇教練。徒益其坑殺耳。駐昌薊。則北可以追虜馬。南可以援天津。中可以備非常。禦寇於門庭。為勤王之首。

矣。慎母如開原自棄而逃也。一日特練之師。今之營軍。斷不可以教戰。而邊軍尚不足以自守。况又加之以抽調乎。今不如特設一帥。合招五六萬人。頃四司官。擢命而出。各招兵五千。可益之為萬。而令主將自開幕府。招致四方之健決。以及三輔之子弟。使之自為教練。于昌薊之間。而萬弗即使之出關。以出關則不暇教練。徒益其坑殺耳。駐昌薊。則北可以追虜馬。南可以援天津。中可以備非常。禦寇於門庭。為勤王之首。

倡。必此師也。但最難於將耳。必其將之肝膽。能使士卒之素信。則招也不呼而集。練也一教。即聽。不然。則仍是烏合之衆。終無益也。嗟乎。兩年以來。所設將設兵。爲守京守薊之資者。有一不驅之出關否。而有一得保全否。我師已練。虜未叩關。徐出應之。士必超距而請戰矣。苟仍蹈前轍。不如已之。以全此數萬生靈也。一曰備應之策。圍急而告天下。則必有勤王之師。殘破而人思奮。則必有團練之鄉兵。二者皆忠義之門。而

亦姦宄之藪也。然而不得不出於此者。以無勤王。則坐而致於人。無團練。則潰而不可底。故得失半。則姑收其半之功。而卽其失之半。亦分而易理。徐而易置耳。然以其殘破而後團練。不如先令事團練也。圍急而募勤王。不如先令備勤王也。撫與道皆治兵者也。責以特置新兵。郡與邑皆牧民者也。責以預簡民壯。此勤王之備也。而民間勤王之師。卽寓于團練之中。天下忠義士不少。豈盡如一二邊吏流汗浹踵。望風而逃。

者耶。失今不圖。事急之日。不得不出此。姦宄愈多。忠義莫宣。悔之晚矣。此三者愚所謂迂濶之見也。朝廷之上。亦必有計及之者矣。特恐於張皇耳。嗟乎。以今日而言守具。猶爲噬臍。可曰張皇耶。苟守具非張皇。則肘掖之援兵。四方之勤王。皆不可已者也。天下不軌之徒。生心久矣。而朝廷尚欲以鎮靜二字自愚。何異肺腑潰而諱言醫藥也。雖然。使朝廷之上。有一人焉。主持之。則事事皆善。苟無其人。則皆足以爲禍。

昔于忠肅一少司馬耳。雖主兵事。而閣臣冢宰。皆元老宿碩。忠肅欲諉可諉也。以直任之。而始成天下之大功。今明公雖不主兵事。然亦天子之所倚毗。而天下之所注目者也。願明公自任而已。任之則宗社可安。不任則身家難保。利害甚明。何況道理。伊尹之任。亦如此而已。元儀憂憤積鬱。特申奏記。以備採擇。至於紀綱廢弛。賄賂公行。乃構禍之始。伊誰咎之。天下所知。旣爲砥柱。善在克全。儀雖不敏。不能無望於明公。今

未敢深言也。

評 闔闢起伏酷類蘇策而徹骨透髓之言
非經生膚見直從簡練揣摩中來

志籌
兵餉

○○○與須日華儀部

茅元儀

七歲睽違欣幸一晤卒卒不及道片語耿耿如
何別後臥武林山中數月復還白下江南大水
災而不害使以蜉蝣之命安燕雀之智亦可泰
然誦讀而無柰宗周何記十年前明公令桐邑
下車半月道不拾遺古之英雄未有不辦小而

能辦大者龐士元非百里才以時當自見不肯
以百里困耳今乃明公之時矣蠢爾奴酋不足
累 朝廷朝廷自開門延盜以中國之大而加
之以熙洽之久奴之強豈直足以勝之哉謂非
延之使入不可也詰其故則曰無人無兵無餉
耳嗟乎使果無人無兵無餉安可謂中國之大
而熙洽之久耶故儀竊曰在不用人不合兵不
處餉而所無者特紀綱耳國家削治大約近宋
請以宋事喻之西事之急何如今一聞兵變即

此書專
言紀綱
紀綱振
則用人
治兵理

財無不
並舉

下詔禮賢。備極詳款。其詔可考也。今用兵已歲餘矣。敗衄亦不爲不屢矣。而杳未聞破格招揀。無論草莽之士。卽簪纓中所超拔者。經畧外不聞再也。如此用人。所用非所需。所需非所用。安得量天下無一人可辦此者乎。宋之禁旅八十八萬。神宗定保甲之兵。河北七百二十萬。後去其籍。而所剩義勇前後尚常十萬。救太原之兵。尚二十二萬。汴京城守之兵。尚二十萬。今遼之援師。不過四萬。京營之師。不能滿十萬。南中之師。

現操者不能滿三萬。兵苟不精。多亦何益。况併其數不可得耶。豈古之兵若此。而今之兵獨少耶。豈古之天下可以養百萬之兵。而不竭。今之天下。養數萬之師。而疲耶。以國家之經費。戶部之歲入。不過四百萬。而遼東八萬之師。不踰年。而用至三百三十萬。誠不可謂不費。然用之者。自費耳。辦之者。未可謂誦也。何也。宋復燕雲之時。計口加錢。合天下得七千二百萬緡。今豈不能辦十之一。而動輒日搜括耶。况所搜括者不

過毫毛。何濟於用。生財有道。經志之矣。豈徒以
執爭。誤疆場之事。以催徵。煩紙上之文。以請帑。
為藉口之資耶。則國家亦何賴焉。故儀以為特
患。綱紀不振耳。綱紀振。則不必援古者引。祖
宗。即如徐贇善疏中所言。令人各舉才者。使其
各以封事自達。下部擇之。有不能應者。必幽黜。
而多寡不限其數。文武不限其途。品流不限其
格。豈患無人可應。而又朝採夕行。大破常格。卑
者擢之。閒者劇之。廢者復之。巖穴之士。上者不

惜一介之使。數行之。詔次者。亦以部咨從事。
命有司。敦禮之。豈必講性命。殉迂闊者。而始可
當非常之典也。顧有益于國家否耳。如此而
何患無人。紀綱振。亦不必援古今引。祖宗即
如劉誠意疏中所云。招六萬人。合防內外者。先
選大將。使自擇偏裨。偏裨自擇千把總。把總自
擇隊哨長。哨長自擇兵。各以意招。不中程者。并
其人斥之。而教練之時。厚其犒賞。使得以先賞
後罰。不率者。即得軍法從事。以刀鋸代挺杖。使

素習其嚴。數月之間。即可使蹈湯火。事急則護京城。緩則遣之出關。諸事備。卽以之搗奴穴。頡利二百萬。不一年而盡虜于文皇。虜盛衰何常。在我制盛衰者耳。如此而何患無兵紀綱振。亦不必援古今引。祖宗卽戶部所題疏中最要者二端。以天下之魚鱗册核天下之田。以天下之田核天下之契。分畝不遺。盡從新頒稅式。稅過者。未不得贖。有匿者。卽以其產入官。有司免豪強而責小戶代賠者。置之重典。有司準田數

而匿契價者。置之重典。則數月之內。而千萬緡集矣。唐宋用錢。錢萬倍於今。而銅不乏。卽今用錢之地。莫過南中。而南中之三鑄。無資本而歲得累萬。然民間所行之錢。官鑄居一。私鑄居百。何也。官鑄不廣。則私鑄必不可斷也。人但知私鑄當禁。而不知銅固有限。使盡從官收。而又如宋之初例。盡禁民間銅飾之具。令所有銅器盡納官所。而償其直。有私匿者。置重典。而多開鑄局。使郡邑自爲鑄。巡以使者察其姦弊。不過數

月而可得萬萬緡矣。其鑄本卽量便而鑄。可不煩經費一錢。而其要在上下通行。俱錢九而銀一人自趨之。而又量爲二等。重者一分五文。輕者一分十文。俟其法稍行。徐倣宋西事之例。鑄當十者。則其利更溥。而民亦更便。如此而何患無餉。三者皆無患。患今日之紀綱。終不可振耳。振之則自主上外無一人便者也。獨便於主上而主上又不肯。誰肯以其身自嘗於不便者耶。言之徒增嗚咽耳。今城下之師不出。今明歲而南中之變。將先北而發。曾以短書遺唐美成侍御。徐玄扈贊善。而友人宋孝廉獻孺亦上一書當道。俱以其副呈覽。紀綱如此。言之何益。特不可不使明公見之耳。儀又輯武備志一書。十五年講求。今幸成矣。而紀綱如此。恐亦不足佐今日之急。聊以其序呈明公覽之。亦得無爲之嗚咽耶。

評定見卓議尋常擘畫而悉有用之言。療時之藥。真從容發梁甫之吟。慷慨下長沙之

涕者

○○與王坦山吏部

茅元儀

乞教
陳州
義徒

特有征

怒之

命使不

果

元儀與世當士大夫苟有志於天下者未嘗不
聲相聞也欲其心之真衷之坦識之確乎其不
可移莫先生若矣今朝廷以東事付先生於
先生之行也於機宜進止兵食調度俱宜有一
言以效土壤細流之助然言之而不敢詳也何
也身不在於事中而言之易則悞人言之難則
召疑故不敢也唯有一言事雖小而機則鉅為

則易而效甚大天固有假其機宜以助至人之
鼓舞而不可不仰承者請得而盡言之無如陳
州壯士一事陳州壯士皆非兵也陳州之俗喜
勇好聞競功名而輕性命其鄉里豪傑日以聞
鷄走狗為事家有餘貲不顧生產一聞江淮召
士競淬刀賣犢而來其人皆願為冠軍部曲其
力皆可招致百什人姑以其身呈之當事使得
當則自為召募其三百人者可致三四萬之眾
成一大軍出塞勦奴以自見當世者也向以募

臺之檄。故依宋公子而自結。今以鹺臺之招。故
蹇裳而赴宋公子之約。此其人皆有所挾持。非
若應募出塞之衆。自知其一去不復返。暴虐凌
人而不顧者也。故無論坐之逆黨。人知其妄。卽
於誤殺之後。坐以驛騷。亦深寃之所宜白也。今
朝廷以冠冕寵士大夫。而受寵最盛如經畧
者。乃首逃矣。以斧鉞假將帥。而劉杜之後。千百
將領。死敵者。指可屈矣。以十入金之安家招士。
而士常全伍以逃。以國公萬金之賞。募賞斬奴

酋之人。而天下豪杰之士。裹足莫敢東向。其所
倚藉以圖再振之業者。惟以二三同志。意氣自
爲鼓舞。以素恩易其畏死之心。以慕義易其好
生之念耳。今草莽自結之士。如宋公子壯士之
徒。彼簪纓之裔。豈曰乏人。而宋生獨破家以報
上。耕鑿之中。素封者累百萬。而獨陳州一二
編氓。自裹糧以赴急。如必欲殺之而後已。此夫
子之所以臨河而歎也。始之殺者。以不及察也。
罪不在於士卒。亦不在於有司。而在於小吏偵

探不明。猶可言也。今知其冤矣。而恐其罪之及已。必欲殺之。而後已。向之召之者。又恐其累已。知其冤矣。而反不敢爲之。出一言。今死亡大半矣。所存者七八十人耳。七八十人者。于羣生億兆之中。殺之不足見損。生之不足見益。然而于天地之和。不可不一念也。今以真心坦衷確識。而又值新受命。力可得而救之者。無如先生。而先生不之救。則無望有天心者矣。然而秉天下之大任。不能行小德。知先生可以不爲也。獨戰

陳之間。首重死。唯恐不得其必死之人生。死而肉白骨之。使於其致命之忠耳。今前行無冒刃之士。誠得此數十人者。可以爲三軍之倡。夫私行小惠。此霸者之事。兵家之常。而知堂堂正正之儒。將如先生者。所不爲也。然而反覆思之。終不敢不以此言盡之。先生者。以先生今日雖受脈秉鉞。然而爵位事權。不能在經撫諸公上也。今江南豪杰。望風而從先生者。惟以爵位事權之外。先生別有意氣。足以鼓舞耳。今此數十

人者事無可疑力無不逮。而終不爲之救亦烏在。王先生異於人哉。昔經畧之出也。人延頸而望之。遼撫之當局也。設君子營以祿從遊者數千人。亦豈乏士哉。然而士終莫爲之效命者。無他。以始歸而終失望也。先生可不念之哉。昔經畧之初出也。如誅李如禎鄭之范。是天假以行威之機也。而經畧不受遼撫之當局也。如用高監軍羅副將。是天假以任人之機也。而遼撫不受。以至於此。今天意昭昭。假先生以招徠豪傑。獎激忠義之大機。先生可不念哉。元儀於今之天下。而僅見先生。安敢不盡言於先生之前。以見儀於人所不言者。實天下之人不可言而非儀之不敢言也。儀亦天假以見其生平不縮不懦之機也。敢違天之意哉。縱先生欲誅其言。亦安得復顧哉。况受盡言如先生者乎。雖然言之太盡矣。主臣。

評 先生海內正人。清若隱之執。如孝肅違衆川人之事。舍先生誰語者。茅公直是有

識○章法句法俱步驟蘇氏父子

兵事
機宜

○上孫愷陽相公

茅元儀

伏見 廟堂所以用相公者。一如夢寐仰與此
二祖 十宗之靈實式憑之。又伏讀大疏事
核理微言至機捷。使管葛迴顧且為悚然。然辱
相公國士之知。今宜有一言補佐吐哺之餘。但
剔隱搜幽。毫髮難盡。敢即繹疏旨條析要。看語
至平而關擊至大。適以啓他人之齒。而或足以
當相公之萬一。惟相公過聽焉。一日定將權。

今責文臣以謀議。供餉責武吏以軍事。聖人復
起。不能易也。然重其責。必明其權。軍需百費。皆
在文臣之手。使武吏之威令不能行於文臣。而
欲文臣俯而聽命。不可得也。今既委託以封疆
則權之重為封疆。非為兜鍪。必使其所催督。一
以軍興法行之。法令初更。必有疆項。須 朝廷
特為申法。以起百年之敝習。昔鎮守行於司道
曰仰。而今則手本。昔郡邑見元戎手板。而今則
長刺。昔之巡撫曰參贊。而今曰撫道鎮將。昔日

都布按三司。而今布按都昔郡守必讓揮使之坐。而今節推卽撻千兵嘗見楊文襄於世廟初年。有疏曰。今武臣之體太卑。司道抗禮總戎郡邑乎交守把。以今觀之。又倍蓰矣。此爭于名分者小。而關於事權者大。願相公畫一而速頒之。幸甚。一則曰。明將禮前所言者權也。而未言禮。權在國則大禮在身則小。然戴記有言。班朝治軍。非禮不行。則國家旣欲鼓武吏之氣。先宜明武吏之禮。參遊以下。在腹內猶以司道之

禮見巡按而九邊則頭搶地矣。副將在九邊猶以主賓之禮見部司。而京師則長跪於職方之前矣。參遊而下。在九邊亦屈體矣。此法耶制耶。近見隔省之撫臺責別省副將以屬禮。此法耶制耶。元戎之與巡撫。猶申主賓之禮。見制臺則奴隸矣。鎮與撫並。卽當以待撫之禮待鎮。此禮所甚明也。以元戎之難抗而設總理。設提督。昔戚總理猶申主賓於譚司馬。李提督尤申主賓於邢司馬。而近日經畧且逼王提督以奴隸矣。

此非天壤間異事耶。相公不急明此禮。而欲天下有志之士。屈首而從戎。不能也。願相公畫一而速。頌之幸甚。一曰練兵。膽技兵先練膽。老生能言。然試問膽安所練。雖宿將亦語塞。或曰。藝高則膽大。固也。然有藝而無器。則亦不能用。有藝而無甲。則藝不及用。夫責兵局於有司。而用者非製者之人。則矢人函人。俱不竭其巧。今欲募兵。必先使不逃。欲使不逃。固當重結以恩義。而尤宜示以堅甲利兵。使愚於有利而無害。今見御史募兵。兵集一歲。而尚未製器造甲。或欲責令自辦。此皆以兵爲戲。今宜卽委器甲於募兵之人。使自辟募僚監造。然非精心敏力之士。不可辦此。卽當借才朝臣。不妨以原官使受節制。如此而器可精。甲可固。器精甲固。而後兵之膽可練也。願相公急圖之。幸甚。一曰足兵食。頻年請餉。原欲以自飽。而非以飽士。今京師餉士。至一兩五錢。遼左餉士。至三兩。靡費金錢億萬。而兵之貧愈甚。何也。粟貴故也。不惟粟貴。而百

貨之貴亦如之。今出海小米價至九分一升。中人所食以一升五合爲率。而去銀一錢四分矣。士安得宿飽耶。今欲其賤亦反掌事耳。有可以官運者。有不必以官運者。粟之下最急者。煤柴之下最急者。衣裝明開利牖。使衆趨之。此幹吏之所能。而莫肯任之者。以賞罰之不明。而人無奮激之心也。今宜給餉先足本色。必不使糶於市。而後爲措置。煤米衣裝。使價不騰湧。而寬然於用。方可以減閔用而惠三軍。願相公急圖之。幸甚。儀辱相公國士之知。而其言其此相公。雖素愛儀。亦必爲之啓齒。然不易此轍。而能副相公勛勅之盛心。塞廟堂倚眷之至意。未必然也。儀死罪。

評 愈紆愈急。愈痛愈精。愈庸常亦愈奇。變不法而法。其行文有悟於兵耶。

○迂友人

毛文龍

不佞憶在鞍山時。與二三知己。刻燭雄譚。把盃。裁語。卽結嚶鳴之雅。填堯之和。白首不渝也。未

感遇
述懷

足爲本
朝吐氣

幾而仁丈高梅逢之見鴻飛冥冥舍我而之東
矣不佞遂乘三韓淪沒之際駕舟東渡撫流民
集義士使奴酋喙息而股慄者非畏僕之躡其
後與主今釜中遊魚雖未撲滅而拮据茹荼稍
稍就緒鼎沸之業轉磐石之安可指日符者伏
念仁丈高枕羲皇問花聽鳴亦念及天涯故人
當何日勿事行枚奏凱西旋也言念及此夢寐
徒勞神形實隔矣今特遣役走請萬懇回思甘
苦與共光景更念契濶情悰當不知何如寄慨
早冀一會晤也慎勿高白駒之擗而有遐心使
我懷玉人天際想耳臨楮真切心與俱馳懸榻
以俟趣駕爲榮。

評 毛將軍收殘兵渡海因敗爲功連朝鮮
扼建酋壯哉爲國家後勁偶侍岳石帆老師
坐中適書至發函讀之相與賞歎以未及請
錄爲恨卽羽書飛檄公無暇自爲亦翩翩書
記之流也偶得其近友一牘具列於此流傳
宇內俾忠義之士讀其書想見其人云

○荅友人

余大成

不佞自决藩而歸。蓋惟恐入山之不深也。野鹿自放。令人自遠。獨是一二世外人。邂逅把臂。然意之所之多在離合之間。時復兩兩相怒而不佞。顧有以自喜也。其諸時官一輩。貫作腔板者。每鞠兩手向地。察穿地皮五寸許。久久不起。但聞靴頭有聲。似曰。葛盧葛盧。而竟不曉作何語。比起而瘖焉者。虛火炎上。顛項都作赭色。其肥者氣逆而喘。達於喉鼻。闐闐不休。如風馬乃始。

可為絕倒

多作揖
必說話
云是鳥
紗妙訣

各放鬢尖三分於坐席之邊際。放茶一盞於脚凳下。而首敬如汲瓶。數俯輒一昂。要以匙不墮地為恭。喘各小定而遂別去。若而人置屨戶外者。屢矣。而竟不得一面。則相率以為怪。歲月既久。今乃小靜。不復來惱人。似不知天地間有此我矣。若輩不知有我。則又愈自喜。不佞近狀。蓋如是。

評 憤世嫉俗比叔夜絕交書更毒



